

去日照的那几日,正是上海进入连续高温的时候。一下车,我点开天气预报的app,就得瑟地给朋友发微信:这里30摄氏度,小雨!

隔天去莒县参观,却下起了大暴雨。本以为,会是趟有点扫兴的采风,没想到,却是一次有味道的文化之旅。

其实,“莒”这个名字已经给了我一定的想象空间。从小看的东周故事,过目难忘:战国名将乐毅连下齐国七十余城,惟即墨与莒经年不下。最

后,田单在即墨摆下火牛阵,大破燕军,从莒迎回齐王复国。

坚城早已湮没,此番我们的目的地是景区——

### 雨游浮来

史佳林

浮来山。

开进山区后,不时有大片雨水,久积树顶,终因太过沉重,一泻而下,倾于车顶。导游说,雨太大,就看看天下第一银杏树吧。

四千年的虚名不谈也罢,引人注目的倒是那开裂又弥合、干枯又新生的树体。银杏在定林寺中,寺建于晋末乱世。乱世也好,盛世也罢,于树是浮云,盖天下多的永远是庸人自扰。

树是大极了,周围必须以柱子支撑住它四处伸展的树冠。千姿百态的树枝交缠,又向四面八方伸开,一直到四周的门洞上、屋檐上。

你可以想到,在很多艺术作品中,树是沟通人与天地的桥梁。而雨中的树下的邂逅,一定会有奇妙的故事发生。

雨下得实在大,我到旁边的小屋外去避避。一回头,却看到了挂在墙上的铜牌:三教堂。三教堂?原来,这间小小的屋子,同时供奉着释、道、儒三教的宗师——释迦牟尼、老子、孔子。

三教合一,大概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奇妙的现象之一。能将截然不同的几种文化,融合在一个共同的体系中,这是中国文化的大本领。是长处,也是缺陷;往好处走是圆融,往坏处走是油滑。

不管它,且去看看。

大阿哥不善家务,不理财政,他家俨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偶然大阿哥也会洗洗手绢什么的,他把一条男式手绢平平地摊在搓衣板反面上,擦上肥皂,然后就用洗衣刷子认真地刷刷刷……手绢都要给刷破了;如果要他帮忙在菜里放些食油、酱油什么的,他更是量杯、试管齐齐上阵,就像做化学实验一般。

不过大嫂自从动手术后,不再主理家政,退休后的大阿哥现在倒是里外一把手了。除了参加社会活动,上电脑,晚上要开洗衣机洗衣服,早上要晾衣服,还要关照钟点工买每天的菜肴,每晚又帮大嫂一起装好药盒……现在他的皮夹子总是放满了各种卡(银行卡,购物卡,交通卡等)和现金,一改从前甩手掌柜分文不管的做派,每当他在街上拿出那只涨鼓鼓的皮夹子,我都不由得为他捏一把汗!

大阿哥是一个兴趣爱好十分广泛的人。



走进,我却一下子有些意外的震撼:天色昏暗,庙里没有点蜡烛,只是插着极黯淡的几根电烛。微光中,可见三座雕像,每座身边又有两座小像。两个工作人员慢慢从黑暗中浮现出来。震撼我的,是这种幽暗光线中的神秘感:遥想千百年前,

先民并无如今的照明手段,便在自然的暗影中,在颤抖的烛光中,在这微暗的光中拜下去,拜下去……这是现代文明照耀到之前的光影世界,这个世界中,混沌暧昧的“三教合一”就是最生动的象征。然而此刻我不愿简单

### 大阿哥

姚锡娟

人。年轻时功课再忙,他也不会放弃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我老家的本那京戏大戏考就是他钟爱的课外书,大戏考不仅是让他,也让弟妹们晓知了多少传统戏曲故事;讲起电影和电影明星,大哥大嫂如数家珍;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去听音乐会,我也曾沾光;他还是周璇、邓丽君、蔡琴等歌星的粉丝;步入老年后,依然对世界上科技及医疗方面的信息紧追不舍,他玩电脑的技术仍是我们家的“大哥大”,我们用的太极拳音乐CD,我们看的姚氏家族的影像DVD,都是Made in 大阿哥;耄耋之年的他还在电视上追看世界杯比赛,会为一个好球激动得大声叫唤;他在网上购物,参加团购……他确实是一个跟得上潮流的人。

常言人生不如意事八九,我想

大阿哥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应该是在“文革”之时吧!那会儿他吃了不少苦头,最让他为难的,就是要无休止地写“触及灵魂”的检查。可怜他老老实实一介书生,从来都不会说句假话,可说真话就是过不了关。嗨,真是苦海无边,难煞大阿哥了!

今年大阿哥九十高寿,小妹我在与他通话时,会隐约觉着他的忧伤和焦虑,因为年迈的大阿哥面临自身和大嫂无可避免的衰老病痛……多愁善感的我也不住眼睛潮潮地感叹岁月无情,一晃几十年过去我们兄弟姐妹都已七老八十了!

大阿哥,他虽尝尽人生甜酸苦辣,但还是应了锡福的名,算是有福之人:大嫂贤惠能干;一双儿女聪慧优秀,事业有成,孝顺体贴,关键时刻都能守护在父母身旁。我还想告诉大阿哥的是:他的弟妹们能在各自的事业和人生中不忘敬业,清白,除了父母教导有方,他的领头羊效应不可低估……

我爱大阿哥! (下)

### 做霍家的儿媳

黄佟佟



霍家,即霍英东家族,拥有千亿资产神秘低调的香港名门——霍家最出名的一点是有规矩,按照霍家的规矩,二房三房的后辈全部只能成为专业人士,能抛头露面以霍家名义行走江湖的只有大房。所以,做霍家的儿媳不是件容易的事,能完成此项任务的女人都非比常人。

首先,要“用得”,1978年,年仅20岁的港姐朱玲玲嫁给了32岁的霍震霆,霍家在美丽华席开四百围连宴三天极尽奢侈,这轰动一时的“世纪婚礼”,英东老先生事后对外承认,一反霍家作风行事如此高调,原是为了给长子霍震霆打响知名度,以便他在国际上为中国进行“民间体育外交”。

而2004年,年轻帅气的霍三代疯狂追求新晋的跳水皇后恐怕也是大家族乐见其成的事,他们的恋爱起起伏伏进行了七八年,霍启刚也因为这个具有巨大知名度的女友而为世人所知,显然,奥运跳水冠军比“史上最美丽港姐”更能让身边的男人“打亮知名度”,也更符合一个民间体育家的身份。

其次,做霍家的儿媳要“生得”,急速生子是当务之急,朱玲玲婚后第二年即为霍家添丁,而且十年内连生三子,奠定她在霍家不可动摇的地位,郭晶晶当然不落其后,婚后十个月即生一子,首战告捷,虽然说生儿生女都一样,但在满脑子多子多福的华人家族,生儿子显然是更为体面的事。

最后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做霍家的儿媳要“忍得”,霍家规矩极多,待家族成员严格,首饰要借,零用钱不多这是全香港尽知的事,没把“忍字诀”刻到心里担不起妻子的责任。朱玲玲在霍家做媳妇27年,隐忍不发保持体面了27年,赢得世人同情,但到底还是在2005年离开霍家离婚了事。

“第三代”长房长媳郭晶晶能做到么?这还需要时间,但可以知道的是,郭晶晶的忍功不输朱玲玲,并不是她脾气有多好,而是大陆的运动员都是极小的年龄入行,稍有不慎就面对淘汰,他们是在最强大压力下长大的一群,具有超乎常人的体力与耐心,想当年郭晶晶19岁时因为师姐伏明霞的回归而痛失本已到手的金牌,好在她心定,肯熬,咬紧牙关越过了两届奥运会,将运动生涯持续到二十七岁。

目测所见,郭晶晶豪门儿媳的风光恐怕还要延续十来年,有关她的新闻,再怀孕也好,再生子也好,都将是聚光灯下的头条。

晶晶花了前32年来构造她的幸福生活,相信她也有勇气面对之后风光又艰难的生活,毕竟,霍启刚比他父亲更聪明更懂尊重女性,而且郭晶晶也比她的婆婆更有勇气更有耐力,还有谁能比得过一个国产的奥运冠军的沉着和冷静呢?他们面对过世界上最激烈的竞争,且胜出了,这世界还有什么生活他们不能面对呢?



十几年前,去了威尼斯。威尼斯的玻璃制品世界出名。满街满铺的玻璃工艺品,令人目不暇接、眼界大开。由于那时逗留的时间太仓促,拍下的照片,只是一些匆匆的表面掠影。

去年去了上海玻璃博物馆,面对很有创意的展品,同样是大开眼界,而不一样的,是可以定下心来拍照片。拍摄玻璃制品,除了像拍摄样品照一样的严谨,也可以随意地截取某个局部,选择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光照下,会发现一些变幻莫测、意想不到的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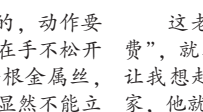
在今年的《上海摄影》杂志上,岳强先生对我的一组“玻璃印象”照片,配写了一篇文章,有段话是这样写的:“这组照片

### 玻璃印象

李京南

拍摄的是玻璃器皿,但其呈现出来的作品却已经剥离出物象本体,而衍生了梦境般的虚幻和不确定的多意性。”想想也是。在高温1100度以上的熔炉里,玻璃原料熔化后,经过工艺师一次次吹制、打磨、压制,最后如凤凰涅槃一般,为玻璃艺术品的创作带来无限可能。而在拍摄玻璃制品时,同样也可以为摄影创作带来无限可能。

就像这幅照片,是近日再去上海玻璃博物馆参观时所拍。原本的物体是一个彩色的玻璃缸,玻璃缸的边沿呈不规则的波浪状,经截取和去色后,只剩下一些“印象”了。也许这些虚幻的“印象”,更能给人一个想象的空间吧?



### 说长道短

凌启渝

这老板,真是的,怕“浪费”,就不怕给顾客添麻烦。这让我想起一位做扑克牌的企业家,他就特地把纸牌的盒子做得大一廓。因为他知道,纸牌玩过之后会变旧,叠起来蓬松,原配的小盒子放不进去,玩家就只得找大盒,找塑料袋,或干脆让纸牌“赤膊”。盒子做大一点,生意好了不少。该让他给面包铺老板上一课。

超市里有家面包铺,有时我会光顾,一般是买切片面包,挑香精、甜味精可能少一些的。面包袋口照例用一截塑封的软金属丝捆扎,那线短得不能再短,勉强能绞上。只要你从面包袋里拿出过面包,袋口发皱了,金属丝就再也够不着了。于是你得另找法宝封口,比如晾衣夹、橡皮筋。这事一直让我纳闷。一天又去超市,面包铺正好在培训新人,师傅在教怎样扎袋口,我就在边上“蹭课”。师傅边说边示范,将袋口来回折叠成

名僧碑志,必请碁制文。”南朝正是佛教大昌之时,刘勰亦深受浸润,后终落发出家。《文心雕龙》之文脉神思,多从佛理得力,适可看作“三教合一”之杰出产物。

走进校经楼,天色更暗,陈列的几种《文雕》刻印本几乎难以看清。这种体验在接下来的参观中进一步强化了。侧院有一间根雕特展。走近观摩时,我庆幸,这场雨下得好。这些刻画出原始的想象的作品,唯有在如此沉郁的光线中才看得分明。特别是其中的龙像,咧嘴露齿,瞪眼吹须,筋肉勃张,在在表现人们通过想象的符号,寄托对不可知的世界的把握与再造。

二进院落,则是刘勰的校经楼。据说,晚年刘勰回到祖籍所在主持定林寺,在此小楼中校经。此说不无争议,最终随郭沫若1962年题匾而论定。据《梁书》记载,“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

堆水库是个累活,知青却争着去,因为水库吃饭不限口粮,超出部分由队里补贴。我们没经验,总把第一碗舀得满满的,再添时饭甑往往已见底了。庆海自作聪明换了个大汤碗,舀得冒尖,结果吃不完,被老表臭骂一顿,再不敢用汤碗。

古怪的旦根私下授我诀窍:先舀半碗饭,第二碗才舀得满满的,这样你就能吃到一碗半饭。一试,果然成功,我大喜。谁知好景不长,有几次我添饭时,只见垫底的粽叶了。只吃半碗,饿了肚子,我又沮丧又困惑。

旦根笑我憨:“饭就这么一甑,前面的人还有机会添,你如果排在后面,吃饭又没我们老表快,还想再添一碗?想得倒美!再说,知道方法的人多了,它就不灵了。没有不变的窍门,想喂饱肚子,必须随机应变。”

他不识字,却懂哲学。我如醍醐灌顶。

管同钦 壮志满怀 (本市医院简称) 昨日谜面:为雨所困 (香港地名) 谜底:天水围

管同钦 壮志满怀 (本市医院简称) 昨日谜面:为雨所困 (香港地名) 谜底:天水围

管同钦 壮志满怀 (本市医院简称) 昨日谜面:为雨所困 (香港地名) 谜底:天水围

### 舀饭有诀窍

赵全国

管同钦 壮志满怀 (本市医院简称) 昨日谜面:为雨所困 (香港地名) 谜底:天水围